

2004

賈平凹小說的城鄉嬗變：從《商州三錄》、《廢都》、《土門》到《懷念狼》

Chung Yin CHEU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張頌賢 (2004)。賈平凹小說的城鄉嬗變：從《商州三錄》、《廢都》、《土門》到《懷念狼》。輯於《考功集(畢業論文選粹)》。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54

This 其他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賈平凹小說的城鄉嬗變——

從《商州三錄》、《廢都》、《土門》到《懷念狼》

學生姓名：張頌賢

學生編號：1080069

指導老師：許子東博士

香港嶺南大學

2003-2004

謝辭

本畢業論文，承蒙許子東博士悉心指導，得以完成，謹此衷心感謝。

學生：張頌賢

日期：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

論文提要：

中國現代化城市的興起，作家的想像地域不再限於鄉土，城市的繁華、喧囂、熱鬧，為他們提供一個新的敘述空間。但無論是魯迅的紹興、沈從文的湘西，以至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州，那怕城市如何誘人，中國作家看來從未忘卻鄉土，鄉土仍是他們念茲在茲的敘述對象，也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所在。相比之下，城市被想像成罪惡淵藪，與象徵純樸的鄉村形成對立的局面。

陝西作家賈平凹以寫「商州」系列作品知名於當代文壇。商州即今陝西南部，也是賈平凹的故鄉。自《商州三錄》始，他以述說故鄉人事風貌、山川美景，展現鄉土的美好的風土人情，成為八十年代初尋根文學的一名健將。《浮躁》以後，他力圖改變創作路向，不局限於鄉土抒寫，他以久居城市的鄉下人身份書寫城市，觀察、論述城鄉的變化、現象，一時成績頗為可觀。

城市與鄉村既是賈平凹小說的主要論述對象，他對於城鄉，或是批判，或是感嘆，或是歌頌，牽引著文本對城市、鄉村的想像。本文試以賈平凹的四部作品《商州三錄》（一九八三）、《廢都》（一九九三）、《土門》（一九九六）、《懷念狼》（二零零零）為主要的研究文本，輔以他的其他小說，以文本細讀的方法，及結合作者的生平，分析他在小說中如何論述城市、鄉村，並試圖梳理賈平凹筆下的城鄉關係的轉變，及把他的城鄉論述置於文學史角度觀看其傳承。本文無意探究賈平凹小說中敘述的城市、鄉村的情況、面貌，與現實中的城鄉之異同，也不會討論小說中的城鄉與社會之間的關連，我所關心的只是作者在作品中怎樣論述城鄉關係，城鄉在文本中的相互對話，並希望以文學史角度觀看他的城鄉論述的傳承，由此探看鄉土文學在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中能「香火不斷」的獨特現象。

目錄

引言	5
第一章：「想像的鄉土」 — 《商州三錄》	6
第二章：「城市命運的預言」 — 《廢都》	10
第三章：「烏托邦的想像」 — 《土門》	13
第四章：「文明墮落的宿命」 — 《懷念狼》	16
第五章：結論	19
參考書目	21

引言

城鄉論述是西方文學的重要課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鄉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將城市、鄉村相對立，並概括城市、鄉村生活形式的特點。簡單來說，鄉村是「平和、簡單、純樸」，城市是「喧鬧、世故、野心」¹。他認為城鄉生活方式不同，以致我們對城鄉是情感先於理性論述²。這樣，鄉村成了歷史鄉愁的所在。

見於中國現代的鄉土文學至當代的尋根文學，「想像鄉土」是文學作品的主流。縱然中國現代化城市的興起，作家的想像地域不再限於鄉土，城市的繁華、喧囂、熱鬧，為他們提供一個新的敘述空間。但無論是魯迅的紹興、沈從文的湘西，以至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州，那怕城市如何誘人，中國作家看來從未忘卻鄉土，鄉土仍是他們念茲在茲的敘述對象，也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所在。

城市與鄉村是賈平凹小說中重要論述對象，他的小說場景一是明媚秀麗的故鄉商州，一是繁華擁擠的西安城，他浮游於城鄉之間，或是批判，或是感嘆，或是歌頌，牽引著文本對城市、鄉村的想像。

此篇論文試以賈平凹的四部作品《商州三錄》(一九八三)、《廢都》(一九九三)、《土門》(一九九六)、《懷念狼》(二零零零)為主要的研究文本，輔以他的其他小說，以文本細讀的方法，及結合作者的生平，分析他在小說中如何論述城市、鄉村，並試圖梳理賈平凹筆下的城鄉關係的轉變。本文無意探究賈平凹小說中敘述的城市、鄉村的情況、面貌，與現實中的城鄉之異同，也不會討論小說中的城鄉與社會之間的關連，我所關心的只是作者在作品中怎樣論述城鄉關係，城鄉在文本中的相互對話，並希望以文學史角度觀看他的城鄉論述的傳承，由此探看鄉土文學在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中能「香火不斷」的獨特現象。

¹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 The Hogarth Press, 1973), pp.1

²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pp6

第一章：「想像的鄉土」 — 《商州三錄》

賈平凹以寫「商州」系列作品知名於當代文壇。商州即是今陝西南部，也是賈平凹的故鄉。自《商州三錄》始，賈平凹述說故鄉的人事風俗、山川美景，斑斕的秦漢文化橫亙此地，榮耀的歷史，昭著的先祖，遙遙的呼喚著。商州由一個被目為窮山惡水、野蠻荒蕪的地域，頓成景色幽美、民風純樸的桃花源，使他在八十年代初一片「尋根文學」的熱潮中成爲一名健將。

尋根文學是八十年代初出現的一股思潮，尋根作家「尋」的是散失已久的中國文化的根，其主要的作家大致可分爲兩批，一批是知青作家，他們在文革時期，從城市下鄉勞動，在鄉村中尋找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而其中又可分兩類：一類是挖掘、批判傳統民族文化心理的灰暗面，如韓少功的《爸爸爸》、王安憶的《小鮑莊》等；一類是重新認識民族文化，如阿城《棋王》等。另一批是可稱爲「鄉下人入城」的作家，他們自小在農村長大，隨後進城生活，意識到現代都市文化的危機和自文革以來傳統文化受到的傷害，以存在於鄉土的古代文化遺風來解救當代人的精神困境，如莫言、賈平凹，他們都是進城後才重新審視和書寫鄉土。這個傳統最早可上溯至三十年代的沈從文。相對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的強悍、狂怒，賈平凹平實幽美的風格，娓娓道來故鄉的歷史、傳說、習俗、風物，似是對沈從文作品的繼承、繁衍。

「鄉土」作爲敘述的空間，是對過去的想像，是情感先於理性的敘述。在城市的發展中，作者通過懷鄉，「緬懷故里風物的純樸固陋、或感歎現代文明的功利世俗、或追憶童年往事的燦爛多姿、或凸顯村俚人事的奇情異趣」³，補償情感上的失落，「鄉愁」亦隨之而起。故鄉不再是地理上的區域，他成了作家記憶中的地方、鄉愁所在。故鄉忽遠忽近的呼喚作家的靈魂，在鄉愁的驅使下，一篇篇「想像鄉土」的作品隨之而成。賈平凹也是在鄉愁的驅使下重構商州，既是在商州尋找文化的根，同時也是抒發了懷鄉的心情。

商州在賈平凹的小說中既是一個重要的場景，也是主要的論述對象。要注意的是賈平凹寫於《商州三錄》之前的作品，其場景雖同樣是鄉村，不過並沒有確切標明作品的場景是商州，就算發生背景是在商州某處，其用意只不過是以商州作一個故事發生的背景，並沒有賦予商州任何特殊的含義。直至《商州初錄》，

³ 王德威：〈原鄉神話的追逐者—沈從文、宋潭萊、莫言、李永平〉，《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6月1日），頁249。王德威在此文中，另闢蹊徑的闡釋中國作家對鄉土的想像傳統，分析原鄉文學的題材、特點，並解說鄉土不僅出於作者懷鄉心理，還透露了作者的烏托邦理想。

賈平凹才首次打著鮮明旗幟，高呼「為商州寫書」⁴。其後，賈平凹大部份的作品「都是寫商州的世界」⁵。至此，商州已不再只是一個場景，它對於賈平凹有著一個獨特含義，正如他日後解釋商州所言：「它已經不再是地圖上所標誌的那一塊行政區域的商州了，它是我虛構的商州，是作為一個載體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⁶。所謂「虛構的」、「載體的」、「心中的」商州，正是以「想像鄉土」的方式，排遣鄉思的方法。當然筆者並不是小看賈平凹的商州純粹是出於沈溺懷鄉的抒寫，商州自有其多義性。不過要討論賈平凹筆下的商州世界的含義，有必要理解他對故鄉商州的感情，如何影響他書寫「虛構」的商州。

賈平凹生活中的轉折，是由一個山地裡的土人變成城中的市民；賈平凹的創作中的轉折，則是由一個城中的市民回歸商州的故土⁷。「進城」是賈平凹一生的轉捩點，他自幼在偏遠貧窮的商州長大，十九歲到西安入讀大學，畢業後他沒有回鄉生活(直到現在，他依然居住在西安)，他選擇留城工作和從事創作。可是他一直未能適應城市的生活，都市的煩囂，城市人的善變、世故，他統統感到不滿，加上寫作道路不順利⁸。他內心感不安焦慮，流落城市孤苦伶仃，回鄉又無顏面見鄉親，使他「有形無形中對城市有一種仇恨心理」⁹。另一方面，他面對城市又產生自卑感—鄉下人「走不到人前去」¹⁰。在這兩種矛盾的情緒下，他身處紛擾的城市書寫鄉土，從遙想鄉村的角度來敘述故鄉，排遣纏繞不斷的鄉思，鄉村遂成了抗衡城市的不二法門，城鄉的「愛恨情仇」就此展開。

《商州三錄》¹¹是賈平凹初試啼聲，展現其「想像鄉土」的本事。他自知商

⁴ 賈平凹：〈《商州初錄》引言〉，《商州三錄》(陝西：陝西旅遊出版社，2001年1月)，頁1。

⁵ 賈平凹：〈《賈平凹集》點話〉，《賈平凹集》(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年9月)，頁397。

⁶ 賈平凹：〈序言之一〉，《浮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頁1。

⁷ 程德培、吳亮：《探索小說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617 - 618。

⁸ 參考許子東：〈尋根文學中的賈平凹和阿城〉，《當代小說閱讀筆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5月)，頁96。許子東曾詳細分析《商州初錄》的創作背景。他提及賈平凹自取得發表作品的「發言權」後，因逐漸改變原來明快、純真的作品風格，轉為寫一些筆調灰暗的作品，惹來各方人士的「勸告」、批評，此舉使賈平凹飽受壓力，有一段時間沉寂下來。經過「反省」後，選擇寫作商州風物、中原文化傳統。這亦是他「尋根」的其中一個原因。

⁹ 賈平凹、韓魯華：〈關於小說的答問〉，見江心編：《〈廢都〉之謎》(台灣：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6月)，頁91。

筆者補充：賈平凹對城市的仇恨心理，早在進城前已形成。據賈平凹的自傳《我是農民》，記述他十九歲前在鄉間的成長經歷，他不違言對從城市下鄉的知青既妒忌又羨慕，一方面羨慕他們有好的物質生活，又不屑他們傾訴在鄉間受苦，更憤恨一些知青欺騙鄉下姑娘的愛情，認為「他們在時代中落難，卻來到鄉下吃了我們的糧食、蔬菜和雞，奪走了我們的愛情，使原本荒涼的農村越發荒涼了」。在此可見賈平凹早已劃分城市與鄉村，城市人(他們)與鄉下人(我們)的對立關係。(參考《我是農民》，陝西：陝西旅遊出版社，2000年11月，頁24-26)

¹⁰ 同註9。

¹¹ 《商州初錄》寫於1983年，因反應頗熱烈，賈平凹遂以《初錄》的形式、內容為藍本，先後續作了《商州又錄》、《商州再錄》，及後合稱為《商州三錄》。《初錄》是由引言和十四篇似散文又似小說的短篇組成，內容多是描寫商州山景風物、故鄉人事民俗軼聞，抒發今非昔比的感嘆。每篇文章皆可獨立成篇，內容並沒有一定關連。而《又錄》、《再錄》都是大致沿著此種風格、形式、內容而成。整體來說，《初錄》的寫法是特指敘述一地一人之事。賈平凹寫《又

州是「天下最貧困的地方」¹²，雖景色優美，但山勢險峻，交通不便，十分偏僻，男女皆強悍耐苦，自古以來更是土匪盤據之地，實不是一塊適於人居的地方。但賈平凹似是欲步前輩沈從文敘述故鄉湘西的後塵來建構他的商州。沈從文以豐富想像力，浪漫筆法「在這樣一塊窮山惡水間建立一『世外桃源』般的“故鄉”」¹³。賈平凹亦有意效法沈的「想像鄉土」的敘事模式，把心中的商州世界與現實的商州結合起來，商州剎那間化為神奇的「世外桃源」。

《初錄》開宗明義的鋪演了疑幻疑真的商州世界。賈平凹引經據典的列出商州古今以來的歷史沿革，春秋戰國時代叱吒風雲的商鞅、高風亮節的「商山四皓」、明末的梟雄李自成，至三十年代驍勇善戰的司令鞏德芳、劉志丹，足以證明商州自古以來都是歷史悠久之地，豈可稱為蠻夷之地？又有綿延百里壯麗的江河山川，駭人聽聞的奇聞傳說，「勤勞、勇敢而又多情多義的父老兄弟」¹⁴，在商州舞台上，上演一幕幕悲歡離合的故事。

然而賈平凹書寫商州不止是出於懷想故鄉的意圖，鄉思的背後是他對發揚鄉土文化的道德使命感。商州因位置偏遠，縱然它有過輝煌歷史、是秦漢文化的交界處，可惜這早已一去不復返，現今知此地之人已甚少，更何況是了解它的歷史文化。且很多人誤解商州是蠻夷之地，村民狠毒貪婪，不時對其作出誣讟。賈平凹熱愛故鄉、對商州文化深感自豪，出於對商州的愛護和使命感的驅使，向外發揚故鄉文化變成了他應有責任，否則，他「大有『無顏見江東父老』之愧了」¹⁵，遂以記述故鄉的人事風物、傳說風俗，一方面他是用以捍衛故鄉，一方面是使外界認識商州，秦漢文化得以保存、流傳。《商州三錄》正是體現這種使命感，賈平凹猶如嚮導員，帶領讀者遊覽商州，每篇故事介紹商州一處勝景，或是描寫當地的民風、習俗、傳說、風景為主，如《初錄》的〈莽嶺一條溝〉寫了莽嶺陡峭地勢，村民的好客作風，還記述一個老漢醫狼，狼感恩圖報竟釀成悲劇的傳奇故事，表現了淳厚的商州文化，村民的仁義。或是記敘某鄉鎮的人事為中心，表現當地的鄉風人情，如《初錄》的〈摸魚捉鱉的人〉、〈一對情人〉；《再錄》的〈劉家三兄弟本事〉。同是出於探討傳統文化的使命感，王安憶、韓少功有意（無意？）的擺出批判的姿態去痛斥鄉村的愚昧、質疑傳統道德思想的善惡觀，阿城以超逸的隱士形象，審視、認同傳統文化價值，賈平凹則是以保衛者的身份去找尋鄉間的善良、仁義。

「道德使命感」的自覺在某程度上是由於賈平凹對城市文明的質疑和對鄉土

錄》時圖改變形式，以不限一時一地一人的方式來泛寫商州的人事，可惜倒顯得內容鬆散，所以當他寫《再錄》時又沿用《初錄》的方式，不過無甚驚喜，跳不出《初錄》的框架。

¹² 同註 4，頁 3。

¹³ 同註 3，頁 253。

¹⁴ 同註 4，頁 8。

¹⁵ 賈平凹：〈《商州又錄》小序〉，《商州三錄》，頁 118。

文明的肯定，可以說他是以鄉土文明反抗城市文明。賈平凹的「尋根之旅」表面以一個久居城市的人來詮釋、回望故鄉，但他有意無意之間以「農民」、「鄉下人」的身份自居和敘述鄉土，並以此身份與外面的世界—城市進行對話。然而賈平凹重現商州的面貌時，時間、空間的流變更是不容忽視的力量，過去與現在，鄉土與城市，時空的對立是構成鄉愁、慨嘆今非昔比的主因。城市的「交通發達，工業躍進，市面繁榮」、「電氣化，自動化，機械化」的人工發展，對比商州「古老，落後，攆不上時代的步伐」、「單純、清靜」、「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神秘」¹⁶的難得之處，城市人的善變、趕時髦、狡猾、冷漠，對比商州人的憨厚、土氣、熱情。自城市文明進入鄉村，「風氣不好起來」¹⁷，從前的商州人好客待人，遇過路人「盡喝包飽，分文不收」¹⁸，今天「已不待生人爲至客」、「絕不啓酒壘炒熏肉拉家常視爲知己」¹⁹；從前山區人安份守己，本著「寧叫人虧我，不叫我虧人」²⁰的原則，今天「一日一日刁猾起來，山貨漫天殺價，賬算得極精」²¹。他們半新不舊的「既保存了古老的傳統遺風，又滲進了現代的文明時髦」²²，不過都市文明帶來的影響看來是壞多於好，農村的生活素質提高了、農民的見識多了，但他們變得「能幹而奸狡，富足而吝嗇，自私，貪婪，冒險，分散」²³。

「故鄉」之所以成爲「故鄉」，正是由於過去與現在、鄉村與城市的對立，突顯了時光流逝、空間的改變，引發作者去懷想、重構鄉土，以慰藉鄉愁的一種折衷方法。由是觀之，賈平凹越是讚美鄉土的人情物事，暗藏的潛台詞越是批判城市：你看鄉土有多恬靜純樸，那繁亂虛偽的城市又豈可相比？

無論賈平凹如何否認他書寫商州並非出自「人人都說家鄉好的秉性」²⁴，也不是專意「憑空虛構出一個『桃花源』」²⁵，他筆下的商州是好是壞，還是寄托了作者尋找烏托邦的理想。賈平凹批判城市的罪惡、虛偽，讚美鄉村的善良、樸素，慨嘆鄉村的改變，選擇鄉村，摒棄城市，實已透露他心中的烏托邦模樣。不過，賈平凹不是完全有意造一個「桃花源」以麻醉自己鄉愁，「想像鄉土」是他與城市爭取對話、抗衡的方式，只有通過再現鄉土、肯定它的獨特性，「鄉村優於城市」的論述才得以成立。

¹⁶ 同註 12。

¹⁷ 賈平凹：〈《商州初錄》龍駒寨〉，《商州三錄》，頁 57。

¹⁸ 同註 17，頁 25。

¹⁹ 賈平凹：〈《商州再錄》題記〉，《商州三錄》，頁 138。

²⁰ 同註 17，頁 106。

²¹ 同註 17。

²² 同註 19，頁 139。

²³ 同註 19。

²⁴ 同註 19，頁 135。

²⁵ 同註 24。

第二章：「城市命運的預言」—《廢都》

賈平凹在西安居住了近二十年後才寫了第一部關於城市的長篇小說—《廢都》²⁶。自《商州三錄》後，他發表的作品大部份都是寫商州的故事，鄉土還是主要的論述對象和有著批判城市的發言權，城市仍是排除在外的世界而難以有申辯機會。不過鄉土並不是佔有絕對的發言權，賈平凹有一部份小說是寫農村經濟改革，來自城市的西方資本主義是改善農村經濟「良藥」²⁷，城市成了鄉村改革的樣板。直至《廢都》，賈平凹才有意識地書寫城市，閱讀、想像這個曾是十一個王朝的首都西安，由昔日的繁盛到現在的衰落，城市又豈止對未來的想像？賈平凹以想像建構文學中的城市，重組對西安的歷史記憶。

賈平凹在創作《廢都》前也曾嘗試詮釋他對城市印象。早於 1980 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阿秀》，他以居住城市的農民身份想像城市。小說的故事情節很簡單，一個純真的山地姑娘阿秀到城市當書記家的奶媽，阿秀受書記女兒的影響，漸漸沉迷於城市的物質享受，還嫌棄家鄉的未婚夫，不過阿秀最後都「覺悟前非」，答應未婚夫她會回來家鄉。文本中的書記女兒代表城市的誘惑、邪惡，阿秀代表鄉村的純潔。阿秀受書記女兒的引誘隱喻城市使人墮落，鄉村的美好品德全給城市破壞了，最後以阿秀對未婚夫的內疚、答應回鄉作結，更是暗示鄉村才是安身立命的所在。賈平凹簡單、表面的解構城鄉關係，不無他當時以此發洩對城市不滿，透露回歸鄉村的願望。

要注意的是《阿秀》中的城市並不是特指西安或某個城市，而是賈平凹對城市的普遍觀念。其次，如前所述，賈平凹的商州故事從城市想像鄉村以抒懷鄉之情，有趣的是《阿秀》、《廢都》竟是反過來在鄉村想像、書寫城市²⁸。賈平凹選擇返回鄉村寫作，以鄉村對照城市，鄉村的美善有助於洗滌城市的罪惡、骯髒²⁹。

²⁶ 《廢都》寫於 1993 年。

²⁷ 早在《商州再錄》中的〈木碗世家〉已寫西方科技與傳統技藝的對立，年青鄉民與守著傳統技藝的老人的衝突。縱然結局以代表西方科技的兒子是勝利，但作者似乎並不完全贊同，他以木碗不易摔破，瓷碗中看不耐用暗示傳統技藝比新科技可靠。之後賈平凹接連發表的《雞娃窩的人家》、《小月前本》、《臘月·正月》三個寫農村經濟改革的中篇小說，內容大概都是將角色分為兩派，一派是守舊、務實的農民，他們拒絕嘗試以西方科技、管理方式去改善生產。一派是具有創意、積極提倡以西方技術改善生產的農村改革者。小說的情節大致相近，改革者在改革過程中遭到保守農民的阻撓，但最後改革者都是勝利的，保守農民向他們求助、承認改革的好處，或是依然固執己見(受到作者的批評)。來自城市的西方資本主義在此是受認同一方，中國舊有的農村經濟體系反成被批評的對象。

²⁸ 《阿秀》寫於西安附近的一個鄉鎮靜虛村。而賈平凹創作《廢都》經過，據小說後記言及他到一個鄉鎮的水庫(桃曲坡)完成此書初稿，回到城市後，因無法專心修改，又回到鄉村繼續修改，直至完成為止。要注意的是賈平凹無法在西安創作的原因是城市帶來煩擾、誘惑、使他沒有自由，感到壓迫。相反，鄉村的寧靜環境激起他的寫作動力。

²⁹ 南帆討論作家眷戀鄉土，卻選擇留在城市的原因，他認為是文學具有精神洗滌作用，現實城

儘管賈平凹對城市的印象糟透了，西安卻是被排除於其他城市之外的城市。相對中國其他城市，如上海十里洋場的繁華，電影院、咖啡館、歐化建築物、舞廳、洋裝，它不折不扣是一座西化城市，與西安的流露的鄉土氣息是截然不同。西安位於中國的地理中心，它既有現代城市的外形，又處處有著中國傳統文化、歷史遺留的痕跡，秦腔、皮影木偶、社火、鼓樂、古陶瓷器、帶有文言文典雅詞語的土話、隨意在建設工地上撿到古物的殘片或錢幣，西安人的生命都是與這座城的歷史、文化對話。其次，中國自古以來是農業國家，由過去到現在傳統村社文化影響中國城市深遠³⁰，所以縱使西安具有現代化都市的外形，它實是有著田園景象、氣息的中國都市³¹。不過，這惹來評論家批評賈平凹寫的城市小說是「偽都市小說」，言其未能滿足讀者的都市想像、沒有都市氣息云云³²。此屬荒謬之言，論者未免小看了城市小說的「功用」只限於滿足讀者的需求而已。

《廢都》面市後，一時洛陽紙貴，議論紛紛，有的抨擊書中大膽的性描寫，有的稱讚他「對當代知識份子的靈魂進行了深刻的剖析」³³，但王德威先生指出論者大多忽略「廢都一名所暗含的文化意義及空間象徵」，賈平凹筆下文人的墮落行爲，必定透過城市空間才見深度³⁴。廢都所指的是西安，「廢」字道破西安城過去至現在的繁盛與衰落。西安曾是中國古代十一個朝代的國都，它的名聲遠超過歷史上其他都城，可是，隨著時光流逝，古城的風光已一去不復返，現在只剩下一個個廢墟還能供遊人想像它昔日的雄偉氣派，津津樂道古城的興衰傳奇。賈平凹久居西安，早已把它視爲另一個家鄉，眼看往日象徵中國文明的古城，如今變成廢墟，他又怎能不痛惜古城的頹靡。相比之下，小說中男女的作愛場面倒是無關痛癢了。

由是觀之，賈平凹仿倣《金瓶梅》的寫法，小說不嫌其煩的細述日常生活的瑣事，飲食、作愛、衣飾等等，對照西安往日的雄偉氣象，帝王將相的豐功偉業，如今城中男女每天營營役役、漫無目的爲小事情奔走，顯得可笑、諷刺又悲涼，源遠流長的古文明竟轉眼間墮落、崩潰至此。取而代之的是西安受現代都市文明的影響，西安人既想恢復古城往日的文明，卻急不及待的建立新的文明來填補日漸衰微的古文明。《廢都》中的西京人背負古都過去顯赫歷史帶來重擔，面對今

市玷污城市人的精神，懷鄉夢正是爲城市文化提供安慰、洗滌。(參考《衝突的文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12月，頁42-45)

³⁰ 賈平凹：〈《商州世事》序〉，《坐佛》（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7年），頁127。

³¹ 郁達夫散文〈住所的話〉談及中國城市「具有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鄉村的景象之田園都市」。(見郁達夫：《郁達夫卷》，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頁90)

³² 汪政：〈論賈平凹〉，《鐘山》，2002年第4期（總第139期），頁137。

³³ 劉剛：〈《廢都》熱灼京城〉，見江心編：《〈廢都〉之謎》，頁6。

³⁴ 王德威：〈泥河迷園暗巷，酒國浮城廢都——一種烏托邦想像的崩解〉（《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0月1日），頁314。

日的頹垣敗瓦的局面，發展落後於其他城市，感到「失落、尷尬、不服氣又無奈」³⁵，只有可憐的緊緊抓住祖宗遺下的歷史資本，建仿唐、仿宋、仿明、仿清街，出售土產品、工藝品，以求得遊人青睞，暫且重構古城的昔日面貌以作自欺，又怎知古城的精神已面目全非了。不祇歷史成了城市經濟資本，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同是變成現代都市的商品。汪希眠、龔靖元計算著繪畫一個畫冊、寫一個牌匾的售賣價錢；阮知非以父親秘不示人的秦腔技藝獠牙功，寫成論文評個高職；莊之蝶售賣假托名作家之名出版作品。所謂代表繼承傳統文化藝術的「四大名人」尚且如此，難怪傳統文化只好淪為商品，賴以偷生、傳承。

然而，廢都不是特指西安，也可意指其他城市。賈平凹稱城市 / 西安為「廢都」，一是唏噓西安的頹廢，二是含有批判都市意思。縱然《廢都》的主要敘述對象是城市，不爭的是鄉村擔當著小說背後的批評者，賈平凹仍是站在鄉村立場觀看城市，城市只是被動的接受鄉村的批判而難以有申訴、回應機會。小說以一頭有「哲學家思想」的牛象徵鄉村、自然，藉著牠對城市思考批判(或可說是貶抑)城市文明。小說中有四次「牛的獨白」控訴城市文明對鄉村自然的災害。牛是從終南山來到西安(即是從鄉村來到城市)，牠以鄉村、自然的角度來審視城市文明，批判城市的擁擠、城市人的冷漠、現代科學使人種退化，牛眼中的城市是充滿罪惡、無知，牠不時回想從前在鄉村快樂生活情景，對比現在城市生活感到「孤獨、寂寞和無名狀的浮躁」³⁶。而唯一拯救城市的方法是以牛的優良品種去改善城市人的品種，換言之，隱含之意是以鄉村自然的美善洗滌城市的罪惡。當牛「拯救人類的理想」未能實現(牠患了死症)，牠後悔到城市生活，可悲的是牠不得不承認，縱使牠能回鄉，已不能適應鄉村生活，族類也認不出牠了。牛對自身命運悲嘆、對城市宣洩應是賈平凹的自白。他一方面熱愛西安，對這城市的衰頹自生憐惜之情，另一方面他厭惡城市生活，城市使他感到孤寂不安，但他不能返鄉，又不能呆在城市，只好在寫作時返回鄉間(無論是精神上或現實上)聊以安慰，暫且逃避城市對他的壓迫，這正是他創作此書的心理狀況。不過，以小說技巧而言，賈平凹在敘述中的情節時加插「牛的獨白」顯得有點突兀，未能與上下文的情節連接起來，常顯得格格不入，且牛的意象也過於明顯、刻意，手法略為生硬，似是向讀者說理，有時不免感到囉唆，這是賈平凹小說的一個毛病。

牛曾說預感這個城市早有一天要徹底消亡³⁷。「廢都」或許不止對城市諷刺、嘆息，或是對城市命運的預言，又或是預示了人類文明已悄悄的沒落在城市之中。

第三章：「烏托邦的想像」 — 《土門》

³⁵ 賈平凹：〈與田珍穎的通信(一)〉，《坐佛》，頁 43。

³⁶ 賈平凹：《廢都》(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 年)，頁 355。

³⁷ 同註 36，頁 144。

《廢都》以後，賈平凹的作品仍以西安為敘述空間。《白夜》以再生人的前世今生，徘徊陰陽之間的目連戲，人鬼不分，寫現代人迷失於詭異陰森的城市中，茫茫然的尋找心靈依歸。其後的《土門》，賈平凹再次探討城市與鄉村的關係，以介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土門」，思考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的矛盾。

賈平凹在《土門》後記解釋甚麼是土門，這本是西安的一個街市，在現代化的城市中，他驚訝為何有一個名字這麼土氣的地方，他思量土門可能是「歷史的沿革裏是當年的城鄉結合部」，還是「老城裏的四面門以外又多了一門」³⁸。這是賈平凹創作《土門》的靈感，小說中仁厚村正是土門的「化身」，土門是一個城不城、鄉不鄉的地方，夾在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的隙縫，可說是鄉村過度到城市的一個狀態，它尷尬的位置暗示了鄉村城市化的困境。

無可否認，城市的不斷擴張，城市與鄉村界限日益模糊，鄉村城市化已是不可避免的情形，賈平凹又怎會不明白，但在情感上，他仍然無法擺脫對鄉土的深厚感情，所以在《土門》中，城市只好再一次扮演壓迫鄉村的角色，鄉村還是擔當批判者的角色，控訴城市的醜惡。小說以一個成長在仁厚村、接受城市教育的「我」(梅梅)為敘事者，回想界於城鄉之間的仁厚村被城市侵吞的經過。村民積極的改造仁厚村環境抵抗城市步步進迫，最後還是未能阻止仁厚村的毀滅，只能眼看村子被城市併吞。梅梅代表鄉村的立場，仇恨、批判城市吞沒鄉村，代表城市的房地產商全是壞人，他們不守誠信、欺騙農民。

由此可見，城鄉雖是對立的，鄉村有著主動批判城市的權力，城市還是處於弱勢，它沒有很多申辯機會，就算小說中來自城市的范景全指出鄉村的缺失，但他不是代表城市發言，他的立場是中立的，他似是代表作者在文本中平衡城鄉對立的處境，不時論說城市、鄉村優缺點，可是賈平凹又犯了老毛病，例如在小說近尾聲時范景全發表的一篇文章，說出了城市發展的經過、城市文明的缺失等等，范景全的言論是向讀者補充解說作者的觀點，本來用意是好，但他總是長篇大論的解說清楚觀點，未免是表達得過於明白，使讀者少了思考空間，而且有某些觀點(例如批評城市文明)在前面已有說及，之後又重複的提問、解說，實在使讀者不勝其煩。

小說裡的仁厚村是毗連城市的鄉村，但隨著城市的擴展，很多鄉村先後被城市吞噬，一片接著一片的土地沒入了城市的版圖之內，而未被吞併的仁厚村漸漸受城市文明影響、同化，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城市化而不自知。小說最諷刺的不是城市侵佔鄉村，而是村民一方面抵抗城市對他們的入侵、影響，捍衛村子的歷

³⁸ 賈平凹：〈《土門》後記〉，《土門》（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7年），頁266。

史文化，另一方面改造村子以符合城市的現代化標準，把村子變成一處景觀，修葺祖墳、興建仿古村牌樓、演出村子傳統的明王陣鼓，傳統文化成了吸引遊人的資本。主角成義爲了使政府肯定仁厚村的存在價值，他把神醫雲林爺的小醫館辦成大醫院大藥廠，計劃刊登廣告、專人採購草藥、成批量生產丸藥，然後與旅行社合作，帶外國遊人到村子買藥治病。成義原是想藉著發揚雲林爺的高超醫術，向城市證明鄉村文明的存在價值，但他的作法根本是城市工業生產、銷售模式，以城市的標準衡量鄉村的價值。縱使他一再阻止城市的入侵，他卻不自覺的把仁厚村推向城市化，認爲村子要有城市的設施，遂把它建設成「都市的桃源」：

成義就要求家家戶戶整頓自己的屋牆和庭院，必須粉牆，必須修飾門樓，門樓上都要寫上字匾，如「耕讀人家」、「山明水秀」、「吉星高照」、「三陽開泰」一類的話。不要植草坪，城裡的草坪那是學洋人哩，中國人歷來栽花，農村更是在院內門前栽葡萄，栽石榴，栽蠶豆，又好看又實用。巷道得新規劃，一條主巷道一定要直，將來發展了、富了，要過汽車，地下要挖開埋各種纜線，所有小巷要修過水道，樹要修剪，樹根用石灰水塗刷。³⁹

這個「都市的桃源」一邊要求鄉村不可洋化，只可中國化，一邊刻意要求鄉村衛生、整齊、有建設規劃，正是依照、符合了城市的標準而設計。我們不禁問這個「都市的桃源」是城市的一部份，還是一個具有鄉村模樣的城市。

鄉村城市化帶來的後遺症，不只是鄉村的沒落，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鄉村的民風日益敗壞。原是藉著辦醫館治療病人，證明仁厚村的存在價值，可是城市人藉口到村子治病，實際上是偷竊、賣私酒、賣私煙、賣淫，而鄉民受了引誘「將住室作了貨物倉庫，裏邊存放著有假煙的，假種子的，有在做質量很差的糕點的」⁴⁰。改造仁厚村的計劃竟成了村子的污點，城市人、遊人一下子全不來仁厚村，仁厚村隨而衰落。

然而，最可悲的事情不是鄉村的沒落，而是人們將會失去鄉土的根。中國農民植根於廣袤土地，正如費孝通有言：「我們說鄉下人土氣，雖則帶有幾分藐視的意味，但這個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義是指泥土。鄉下人離不了泥土，因爲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遍的謀生辦法。」⁴¹所以鄉土是農民的命根。「土」即是農民的身份象徵，離開了鄉村，走到城市，心仍是繫著土地的。可是，當城市吞併鄉村，奪去的不仅是地理上的一塊土地，而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若與心繫著的土地沒有了，他們的鄉愁不知往哪裡去。賈平凹出生在鄉村，他自然了解土地對鄉下人的重要，就算他身在城市，身份始終是鄉下人，城市人既不承認他

³⁹ 賈平凹：《土門》，頁 166

⁴⁰ 同註 39，頁 226。

⁴¹ 參考費孝通：〈鄉土本色〉，《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3 年 11 月），頁 1。

是城市人，他也不稀罕城市人的身份，這正是他情繫「土門」的因由⁴²。小說中的梅梅奮力保衛鄉村、反抗城市的入侵，原因是她不願作可憐的喪家狗，不願四處流浪，無根無家，她驚懼：「我充其量還只是棵弱苗子，卻就要連根拔起，甚至拔起了還要抖掉了根根抓抓上的土，乾淨得像是洗過一樣」⁴³；成義多年周遊各地，渴望落葉歸根，他不惜一切的改造鄉村、犧牲自己性命，就是爲了保存鄉下人僅有的、屬於他們的根。難道鄉村城市化就是要人連根拔起，打消鄉土的念頭。

賈平凹雖然諷刺鄉村城市化，但他在小說中構想一個新型的城鄉混合的地方「神禾塬」：

它是城市，有完整的城市功能，卻沒有像西京的這樣那樣弊害，它是農村，但更沒有農村的種種落後，那裏的交通方便，通訊方便，貿易方便，生活方便，文化娛樂方便，但環境優美，水不污染，空氣新鮮。當然它嚴格控制人口，不是任何人都想去就去的.....⁴⁴

神禾塬的想像不正是透露了賈平凹理想中的烏托邦？它並不是城市、鄉村任何一方支配另一方，它是完美的，只有城市、鄉村的優點而無缺點，象徵城鄉合一的理想。小說末端仁厚村最終拆毀了，梅梅在城市到處飄泊，找不到屬於自己的家、屬於自己的身份，不過，有趣的是梅梅幻想走入母親的身體內，經過一條黑暗、濕滑柔軟、深長的隧道，她看見「一個白亮的光塊裏，范景全竟就站在那裏，他穿著一件體恤衫，衫上印著“神禾塬”三個大字。」⁴⁵小說在此完結，黑暗隧道象徵了通往烏托邦之路，神禾塬似乎象徵了未來的希望，也是賈平凹心中的烏托邦和顯示他回歸鄉村的願望。

第四章：「文明墮落的宿命」 — 《懷念狼》

⁴² 同註 38，頁 264。

⁴³ 同註 39，頁 2。

⁴⁴ 同註 39，頁 161。

⁴⁵ 同註 39，頁 262。

《懷念狼》是賈平凹再次書寫商州的作品，以一則狼的寓言，道出從古到今，自然與文明的拉鋸戰，兩者互為生存的狀態。自然與文明、鄉村與城市向來是對立關係，「“自然”既是鄉村的屬性，便象徵了和諧、恬靜、美好等正面意義，城市既為“文明”的產物，便代表了混亂、騷動、罪惡等負面的根源」，兩者的價值觀不相同，以致互不協調、互相排斥。無論如何，城市的存有，必是相對鄉村的價值⁴⁶，兩者是互為存有。

小說裡的商州自古飽受狼患，人與狼長年對峙拚鬥，狼幻化成人的傳奇故事不絕於耳，民風強悍、狡詐，加上山勢險隘，危機處處。《商州三錄》裡山明水秀、鄉風淳樸的世外桃源已不復有，一種茫然若失的鄉愁隨之而起。小說的主人公高子明自小在城市長大，每天在西京城過著沉悶的生活，無意間的一趟商州之行，自居是一位生態環境保護者的身份回到故鄉，以拍下商州僅存的十五隻野生的狼，可以留下一份珍貴的關於保護野狼資料，而帶領他尋狼的是當年有名的獵狼者，現在是護狼專員的舅舅。他們行經商州各處，遍尋狼蹤，最後來到家鄉雄耳川。本來回到家鄉應是高興的，但在子明的眼中，這裡不論是小朋友、大人都是橫蠻、粗暴、殘忍。他們懷疑子明和舅舅出賣雄耳川在家鄉投放新狼種害死鄉民，他們包圍著舅舅和子明的屋子咆哮：

屋外是亂糟糟的人聲，屋裡是嗡嗡一團的蚊鳴，我坐在這霉氣嗆人的破屋裡，思緒亂糟難理。到了這一步，真是後悔了我的這次商州之行，為什麼心血來潮突然提出要為十五隻狼拍照呢，為什麼就遇上了舅舅，又能回到奶奶的故鄉，或許這是神使鬼差，是緣分和命運，但正是因為我十五隻狼不但未能保護反而所剩無幾，又使一世英名的舅舅如此處境尷尬。⁴⁷

商州不再激起子明的熱情，對生活的熱情，只有對家鄉的失望：「我夢寐以求的雄耳川竟是這樣倉皇而逃」⁴⁸，往日在西安城朝思暮想的故鄉都幻滅了，他剩下的只有向人重複說著商州的故事，以安慰失落了的鄉思，可是故鄉對於他已是什麼也沒有了，他感到「已經死了」⁴⁹。

小說中的高子明有著賈平凹的自況意味。高子明久居西安，從未到過家鄉商州，卻寫下一篇篇讚美商州的故事：

許多外地的讀者讀過了我寫的商州故事，心嚮往之，不遠千里自費去商州旅遊，旅遊之後來到省城尋到了我，說我騙了他們：商州哪裡是富饒美麗呀，不

⁴⁶ 陳少紅：〈香港詩人的城市觀照〉，見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59。

⁴⁷ 賈平凹：《懷念狼》（台灣：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10月），頁244。

⁴⁸ 同註47，頁260。

⁴⁹ 同註47，頁265。

就是窮山惡水嗎? 我說, 你們缺乏感情, 天下哪兒有不認為自己的母親偉大的兒子呢? 話是這般說, 我並不後悔我對商州的歌頌, 這或許是一種基因也是一種責任, 我要繼續報告商州發生的事情。⁵⁰

可是, 當他親眼目睹的商州是野蠻、落後、人心險惡, 他感到失望極了, 回到城市後, 他再沒有寫商州的故事。賈平凹的商州故事不再是今非昔比的慨嘆, 秀麗恬靜的故鄉已成過去, 現在的故鄉是罪惡溫床。高子明對故鄉不再懷念, 故鄉竟是使他「悲哀又羞恥的事」⁵¹。

如前所述, 自然與文明應是對立關係, 兩者互為生存, 若任何一方強行支配另一方, 則會失去平衡。隨著城市的急速發展, 自然生態受到污染, 人類為了使自然免受破壞, 環保觀念應運而生。然而, 環保概念本是城市的產物, 鄉村是不會有此思想, 他們認為自然與人類是對抗關係。環保美其名是保護自然生態, 但人類設立的自然生態區域, 把它與城市劃分開來, 排除於人類生活之外, 環保實是人類控制自然的手段。事實上, 人類越是保護自然, 自然生態越是退化。小說裡的專員解釋大熊貓成為國寶的原因是牠逐漸失去了對生存環境的適應能力⁵²。當人類把熊貓看成珍寶細心呵護, 牠們生育後代竟也要依賴人類科技, 更何況獨自適應野生環境, 牠們只好日復一日在人類庇蔭下生存。

不只自然生態遭受破壞, 當人類失去競爭對象, 人種也開始退化。小說中商州的獵人, 自生態環境受到破壞, 狼日益減少, 國家下令不可獵殺, 獵人們不可以獵狼, 沒有了狼, 沒有了對手, 心中感到無比恐懼, 人覺得萎靡不振, 遂患上心理、生理病症, 舅舅以前獵狼隊的隊友們患上頭痛病、肌肉萎縮、軟腳病, 他們僅僅靠著追捕幾隻兔子, 以免為獵, 還害怕終有一天兔子也滅絕, 攆上兔子後, 放了再攆。從前強壯神勇的獵人, 竟玩如小兒遊戲的獵兔行為, 暫且麻醉自己, 懷緬昔日的威風。舅舅手腕腳踝變細變軟, 失去性能力, 連繁殖後代的原始本能都失去。難道人類快變成大熊貓了?

城市文明雖是支配了自然, 但城市人難逃人種退化的命運。小說開端子明擔憂自己和兒子日益衰弱身體:

清晨對著鏡子梳理, 一張蒼白鬆弛的臉, 下巴上稀稀的幾根鬍鬚, 照照, 我就討厭了我自己! 遺傳研究所的報告中講, 在城市生活了三代以上的男人, 將不再長出鬍鬚。看來坐在床上已經是三個小時一聲不吭玩著積木的兒子, 想像著他將來

⁵⁰ 同註 47, 頁 268。

⁵¹ 同註 50。

⁵² 同註 47, 頁 28。

便是個向來被我譏笑的那種奶油小生，心裡頓時生出些許悲哀。⁵³

在城市文明的「保護」下，我們的下一代身體每下愈況，而解救人種退化的可能是自然。《懷念狼》裡，「自然」具有療病作用。高子明初離開西京到商州，他並不思念身在城市的妻兒，也不想著西京城，心情輕鬆極了：

早晨起來，用不著喝那熬得像鼻涕一樣的麥片，用不著按老婆的要求必須吞下五粒維生素 C 和維生素 E，晚上也用不著一定得刷牙、洗腳才能上床，奇怪的是我長年患著的口腔潰瘍竟好得多了。⁵⁴

吃麥片、維生素、刷牙是城市人的保健方法，可是城市人越是注重健康，身體越是虛弱、退化。子明到商州後，不用保健用品，病竟然好多了，暗示了城市生活使人衰弱，回歸自然有著治療的作用。又如小說中身患軟骨病的獵人吃了「和大熊貓一樣是大自然遺漏的古生物活化石」⁵⁵的太歲後，「自覺神清氣爽，渾身有力，竟能坐在地上揚鏟頭挖了半天地」⁵⁶；舅舅自從再次獵狼後，回復往日的神采，變得龍精虎猛，子明阻止他獵狼後，他登時身體又變得虛弱。狼在此有如靈藥，竟是治療人種退化之危，激動人類長久失去了的英雄氣魄。

《懷念狼》說的是一個文明墮落的寓言⁵⁷。小說中的狼幻化成男女老幼，或人變狼，或狼變人，疑真疑假，出沒在城市、鄉村。狼不只是代表自然生態對人類的威脅，還是人類潛藏內心的惡性和本能。小說結尾是雄耳川的村民變成了人狼，舅舅亦不例外，那裡自此成了商州的恐懼，政府封鎖此地，立為禁區。可是，假若狼代表人性本能，那麼困住村民就是壓抑人性的表現。當我們掩耳盜鈴，不承認人有野性本能，人類最終會否如生殖能力退化的大熊貓，成為了受保護動物？

總而言之，小說中闡述自然與文明的關係，文明是被批判對象，雖然代表自然的鄉村不無醜惡之處，但「自然」具有權力去控訴文明（城市）帶給它的傷害、影響，文明始終代表了罪惡的源頭，自然仍是文明底下的受害者。隨著自然的衰落，文明似乎難以逃脫墮落的宿命。

第五章： 結論

⁵³ 同註 47，頁 9。

⁵⁴ 同註 47，頁 30。

⁵⁵ 同註 47，頁 139。

⁵⁶ 同註 47，頁 138。

⁵⁷ 王德威：〈推薦序—狼來了〉，見賈平凹：《懷念狼》，頁 5。

觀乎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城鄉論述，正如李歐梵指出：「五四以降中國現代文學的基調是鄉村，鄉村的世界體現了作家內心的感時憂國的精神；而城市文學卻不能算作主流。」⁵⁸誠然，現代文學雖於城市興起，但中國作家心繫故鄉，鄉土仍是他們馳騁想像的地方。由此我們不無看到中國現代文學的城鄉對立局面，鄉土文學穩占主流地位，鄉村代表的是整個的「鄉土中國」⁵⁹，有著發言權去批判城市，城市只是「鄉土中國」內的一個異域，它的聲音是微弱的、邊緣的，城市文學是不爲人所重視。就算是被認爲代表中國現代都市文學的新感覺派，他們描寫五光十色、紙醉金迷的大城市上海的輪廓、城市的物質生活，但他們骨子裡不無批評城市—「上海，造在地獄上的天堂」⁶⁰，城市還是罪惡空間，他們仍逃不出以鄉土角度批判城市的論述之外。不過，無可否認的是中國作家的想像植根在鄉村，但他們生活在城市，難免受到城市影響，遂使文學作品中的城鄉論述顯露矛盾。

以上略說中國的城鄉論述的情況，我們不難發現當代的尋根文學實乃延續中國現代的鄉土文學的傳統，特別是與三十年代的鄉土文學大師沈從文遙相呼應。在尋根派作家中，尤以賈平凹早期描寫商州世界的小說明顯繼承了沈的抒情筆法和平實幽美的風格。賈平凹與沈從文的背景相近，同是成長在鄉村，及後到城市讀書、工作，並在城市回望、書寫故鄉，以「想像鄉土」的敘事模式，把原來的窮山惡水的鄉土幻化成神奇的土地，在古樸的鄉間找尋美善，以恬靜和諧的鄉村抗衡現代化的都市，表達對都市文明的不滿。

弔詭的是，無論鄉土文學作家如何批判城市、歌頌鄉村，但作家和消費文學的讀者多是城市居民。賈平凹是進城後才回想、書寫鄉土，高呼熱愛故鄉，不過他讚美鄉村不是真正的農民立場，他對鄉村有著一種文化優越感⁶¹。所以賈平凹小說的讀者對象是城市人，不是農民。這有趣的現象道出了鄉土作家面臨的局限，並且反映了鄉土文學呼喚了城市人潛藏內心對鄉土的懷想，補償情感上對鄉土難以言喻的失落，使他們的情感得以完整。於此同時，作家在寫作故鄉時，他們必須不斷肯家故鄉的獨特性，才能衍生出論述力量，左右讀者對城鄉的想像。兩者的相互牽引，使懷鄉作品得以不斷的重生、延續。

無可否認，賈平凹是極有才華的尋根派作家⁶²。他不甘於尋根想像局限在鄉土，自《浮躁》以後，他嘗試改變創作方向，將他的尋根想像延伸至城市(西安)的歷史記憶，及後的《白夜》、《高老莊》等，他力求在敘述飲食男女的城市或鄉

⁵⁸ 李歐梵：〈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驅者—施蛰存、穆時英、劉訥鷗作品簡介〉，見李歐梵編選：《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覺派小說選》(台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頁7。

⁵⁹ 同註58。

⁶⁰ 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一個片斷》，見李歐梵編選：《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覺派小說選》，頁196。

⁶¹ 參考許子東：〈尋根文學中的賈平凹和阿城〉，見《當代小說閱讀筆記》，頁100。

⁶² 同註34，頁263。

村的空間中，繼續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並細察、鋪演城鄉變化的現象。可惜的是，這個時期的作品沒有帶來突破、驚喜。至《懷念狼》，賈平凹再次敘述商州的故事，如前所述，他雖然未能走出城鄉對立的論述，不過，他悽然的道出清奇秀麗的商州俱往矣。故鄉的破滅會否是賈平凹寫作的另一個轉折，我們暫時不得而知。

賈平凹小說的城鄉論述給了我們一個好的例子，無論城鄉之間如何互相排斥、仇視也好，城市、鄉村是相輔相成，互為存有的關係。沒有了城市，何來鄉村？

參考書目：

【論著】

中文：

1.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6月1日
2.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0月1日
3. 王德威：《現代中國小說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
4. 王德威：《閱讀當代小說》，台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9月30日
5. 江心編：《〈廢都〉之謎》，台灣：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6月
6. 李陀編：《中國尋根小說選》，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3年5月
7. 李歐梵編選：《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覺派小說選》，台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8.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
9. 南帆：《衝突的文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12月
10. 郁達夫：《郁達夫卷》，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
11. 高秀芹：《文學的中國城鄉》，陝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12. 許子東：《當代小說閱讀筆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5月
13. 崔志遠：《鄉土文學與地緣文化—新時期鄉土小說論》，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3月
14. 張美君、朱耀偉編著：《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15. 陳思和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
16. 黃子平：《倖存者的文學》，台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0月1日
17. 程德培、吳亮：《探索小說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
18. 費孝通：《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3年11月
19. 費秉勛：《廢都大評》，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英文：

1.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73

【期刊論文】

1. 王堯、賈平凹：〈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新漢語寫作〉，《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6期，頁9-19
2. 汪政：〈論賈平凹〉，《鐘山》，2002年第4期(總第139期)，頁133-141

3. 沈涌：〈喬州世界的新開拓—賈平凹鄉村題材小說創作論(之三)〉，《韶關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5 卷第 3 期，1994 年 7 月，頁 29-36
4. 李裴：〈自述體民族志小說—從《高老莊》看中國小說新浪潮〉，《民族藝術》，1999 年第 3 期，頁 170-176
5. 李自國：〈論賈平凹小說創作的家園意識〉，《當代文壇》，2000 年第 6 期，頁 24-27
6. 李建軍：〈消極寫作的典型文本—再評《懷念狼》兼論一種寫作模式〉，《中國現代化、當代文學研究》，2002 年第 11 期，頁 152-157
7. 周水濤：〈守望鄉村·拒斥城市—評 90 年代農村小說的一種文化思考〉，《當代文壇》，2000 年第 3 期，頁 21-22
8. 吳進：〈喬州系列作品：賈平凹創作的成熟期〉，《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2 年 2 月，頁 188-194
9. 孟繁華：〈面對今日中國的關懷與憂患〉，《當代作家評論》，1997 年第 1 期，頁 14-17
10. 許志強：〈世紀之交中國都市生活的再現—評賈平凹新近創作的三部長篇小說〉，《鎮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2 期，頁 65-70
11. 郭春林：〈在批判的困境中選擇 — 賈平凹文化批判的視點分析〉，《當代作家評論》，1999 年第 2 期，頁 31-38
12. 曹星明、龍永乾：〈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營構：賈平凹小說試論〉，《益陽師專學報》，1995 年第 2 期第 16 卷，頁 122-124
13. 溫存超：〈民族文化心態的藝展示 — 賈平凹小說管窺〉，《河池師專學報》，1996 年第 1 期，頁 1-9
14. 楊軍：〈賈平凹喬州系列小說的文化意蘊〉，《商洛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2 期(總第 8 卷第 10 期)，頁 82-86
15. 薛正昌：〈賈平凹創作的文化涵蘊〉，《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頁 92-96
16. 謝有順：〈賈平凹的實與虛〉，《當代作家評論》，1999 年第 2 期，頁 18-22
17. 曠榮懌：〈賈平凹的小說風景線〉，《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4 年第 1 期，頁 75-79
18. 羅關德：〈論《懷念狼》情節的神秘數象—賈平凹意象小說探析之一〉，《當代文壇》，2003 年第 1 期，頁 30-32
19. 羅關德：〈論《懷念狼》主題的多重意象—賈平凹意象小說探析之二〉，《當代文壇》，2003 年第 2 期，頁 44-46

【賈平凹專書】

1. 賈平凹：《人極》，武漢：長江文藝，1992 年
2. 賈平凹：《下棋》，陝西：陝西旅遊出版社，1998 年 3 月

3. 賈平凹：《土門》，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7年
4. 賈平凹：《太白》，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
5. 賈平凹：《白夜》，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
6. 賈平凹：《坐佛》，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7年
7. 賈平凹：《我是農民》，陝西：陝西旅遊出版社，2000年11月
8. 賈平凹：《妊娠·逛山》，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
9. 賈平凹：《阿爾薩斯》，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2003年1月
10. 賈平凹：《高老莊》，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11. 賈平凹：《浮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
12. 賈平凹：《商州》，北京：北京十月文藝，1987年
13. 賈平凹：《商州三錄》，陝西：陝西旅遊出版社，2001年1月
14. 賈平凹：《黑氏》，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
15. 賈平凹：《喝酒》，陝西：陝西旅遊出版社，1998年3月
16. 賈平凹：《賈平凹集》，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年9月
17. 賈平凹、謝有順：《賈平凹謝有順對話錄》，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
18. 賈平凹：《廢都》，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19. 賈平凹：《懷念狼》，台灣：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10月